

约翰·卡纳著

张时译

非常任务

——007情报员的最新故事



非常任务

——007情报员的最新故事

约翰·卡纳著

张时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非常任务——007情报员的最新故事 [美国]约翰·卡纳著
张 时 译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 京 百 花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 $\frac{1}{32}$ ·6 $\frac{3}{4}$ ·141,000
ISBN 7-5057-0206-8/ I · 121 定价: 2.30元

目 录

一	三个红零.....	1
二	90秒钟.....	3
三	沼泽古屋.....	10
四	枕上细思.....	17
五	故人之女.....	23
六	版画珍品.....	32
七	强迫邀请.....	38
八	死亡通知.....	46
九	好戏登场.....	55
十	直驱虎穴.....	62
十一	毕氏庄园.....	75
十二	导游观光.....	89
十三	精心杰作.....	107
十四	长脚毒蚁.....	118
十五	惊险赛车.....	128
十六	投怀送抱.....	145

十七	太空之狼	157
十八	闪电战术	167
十九	四星上将	178
二十	深山基地	186
二十一	庐山面目	202
二十二	薄礼晒纳	212

三个红零

在比利时和丹麦边境的玛斯垂，是欧洲航空控制中心。

纪法兰上班不到十分钟，就接到了航机的消息，他指示波音747巨无霸高度由29000英尺降到20000英尺。它只是雷达网上许多飞机中的一架——一点绿光，附有它的相关号码：12，再就是飞机的高度与方向。

一切都很正常。飞机自新加坡到巴哈林，现在是最后一程了。纪法兰机械地开始指示希斯罗机场的来航控制台，说飞鸟12已经进来。

他的眼睛望着巨大的雷达网。飞鸟12开始下降，荧光幕上的高度稳定下降。“飞鸟12转向2—0；向量……”他说了一半停了下来，只听见希斯罗机场在含糊地问他飞机的消息。可是现在他在荧光幕上看到的景象令他反胃。12号指示灯上以戏剧性的突然——以波音雷达收发机的说法是“呱呱叫”——闪了又熄。

现在荧光幕上稳定的12号绿灯边，三个红色的零字在不断闪烁。

三个红“零”便是国际通用表示劫机的“呱呱叫”信号。

纪法兰以镇静的声音叫唤飞机。“飞鸟12，你已进入2—0。你能证实‘呱呱叫’吗？”

即使机上有什么不安，这些话只象是例行通话。可是

没有反应。

30秒过去了，纪法兰又再问一遍。

还是没有回答。

60秒钟。

毫无动静。

然后离“呱呱叫”后95秒钟，荧光幕上的三个红“零”消失了，取代的又是正常的绿色12。纪法兰在耳机中听见机长的声音和一声慰释的叹息。“飞鸟12证实呱呱叫。紧急事件已经过去。请通知希斯罗。我们需要救护车和医生。机上有几个死者，至少有一个重伤。再说一遍，紧急事件已过。我们可以照指示飞行吗？”

机长应当加说一句，“紧急已过。感谢邦德中校。”

90 秒 钟

早先，詹姆斯·邦德正轻松悠闲地坐在英航12班次飞机二等舱右舷走廊座位上。

事实上，邦德一点也不轻松悠闲。在他昏眊眼神与仰卧姿态后面，心神十分集中，身体保持紧张状态——象是压紧的弹簧。

任何人只要仔细打量，便能看出他蓝眼后的紧张。詹姆斯·邦德从新加坡登上飞机，他便准备应付麻烦——在巴哈林出发时，他便已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巴哈林运上来巨量金砖。机上的四个航空特勤人员，他们分开散坐在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中。

自新加坡起飞的12航次班机是邦德第三次的长途飞行，他在这几周来被派作反劫机的保镖。这个责任由航空特勤人员分担；而最近在十几个国家的班机上劫机率增加得十分惊人。

任何恐怖组织都否认是他们干的，可是航空公司的旅客越来越少。即使有许多政府的航空公司，用大众传播力量安慰一般航空旅客，但是恐惧却象野火般越传越广。

最近几个劫机事件更加残暴无道。经常有旅客和机员死亡，那几乎成了正常作业。有些被劫的飞机被迫飞去欧洲山区危险而遥远的隐蔽机场。有一次，有架波音747被迫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险峻山谷的临时跑道上着陆。结果是一场大空难，劫机者在内的旅客尸体全都无法辨认。

也有些事件，飞机成功着陆，战利品被劫机者用小飞机带走后，其余用炸药或放火毁掉。每次事件，只要稍有轻微的干扰，或有不合作，便会带来死亡——连机员、旅客，甚至儿童都无法幸存。

到目前为止，最恶劣的一次是劫掠易取的珠宝，总数值200万英镑。他们拿到装珠宝的铁盒子后，劫机者下令降低高度，然后用降落伞离机。乘客轻松地嘘口气时，飞机在空中被遥控系统在空中爆炸。

其中以美国航空公司和英航公司损失最严重，所以六个星期前这件惨剧发生后，两国政府在所有可能的目标上都安排有秘密保护人员。

邦德的上两次飞行一路平安无事。这次他的第六感觉得可能会出事。

第一，在新加坡登机时，他发现四个可疑的人。这四个人穿扮时髦，拿着商人惯用的手提箱，坐在二等舱里，两个坐在中央区的左边，正好在邦德左边；另外两个在他们前面五排的地方。他们都有军人的外表，他们静静地坐着，尽量不引人注目。

到了巴哈林，麻烦运上飞机——大约20亿元的黄金、现钞与钻石——同时有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上了飞机。他们身上有暴力的气味——黑发的女孩漂亮、冷硬得象石头；三个男人健壮而且有受过军人训练的严谨举止。

邦德站起身随意散步了一会儿，查清了他们的座位。他们和可疑的商人一样，三三两两地坐在后面的三等舱里。

邦德和三个航空特勤人员当然身有武装，邦德还带了一对新的飞刀，那是用赛克——费尔班的指挥匕首改进而来的，平衡而且锐利易使。一把绑在他左手臂的内侧，另一把则带鞘，横放在腰背之间。他也有飞行紧急事件时专用的可靠左轮。

子弹是小小圆滑的点三八弹头，而火药用到最少量。子弹是散弹射击——致命距离只有几英尺，因为它的速度很快消失，而且子弹散裂不会打穿机身或飞机的金属表面。

特勤人员带有同样的装备，也受过严格训练。可是邦德不喜欢在飞机上用任何种左轮。机身太小，在窗边较近地方开枪会引起严重失压状况。他希望只用小刀，只有在对方太近他身，比如在两英尺左右，才不得不使用手枪。

当747飞机有点倾斜，邦德知道飞机已在准备开始下降。也许现在的位置是在比利时海岸附近，他望向前后左右，谨慎地等待着。

一个雕像般的金发空中小姐，正在分饮料罐头给前面几排的两个商人。他望了女孩的脸一下，立刻知道出了事。她在旅途中一直挂着的微笑不见了，她的腰弯得很低，正对男人在耳语。

邦德立刻望向左边那两个穿着整齐的男人。当他注意空中小姐的短短时间里，那两个人不见了。

邦德转头看见其中一个拿着好象是一个啤酒罐，站在他后面廊道二等舱的门口。

这时空中小姐走向副舱去。

当邦德开始行动时，大乱开始了。

后面的人拉开啤酒罐的拉环，扔在廊道中间。当它滚

动时，浓烟由里面冒出来。

前面两个人已经离座而起，邦德看见空中小姐又回到走道上，这次她手上拿着什么东西。他望见在那一头的第四个商人，也把一个烟罐扔在地上，并且向飞机鼻端跑过去。

邦德起立转身，他最近的目标——他后面走廊上的男人——迟疑了一瞬时间。邦德的右手已经握着刀子摆出战斗的姿势。劫机者不知道被什么打中，他只感到一阵剧痛，很惊讶地发现邦德的小刀已经插在他心脏下方。

客舱里充满烟雾与惊叫。邦德大声喊叫乘客坐住不要动。他听见三等舱里的特勤人员也一样叫喊，前面头等舱和所谓“阁楼套房”里都有人在叫。然后两声巨响，那是保镖的左轮射击声音，接着是普通武器的吼声。

邦德在浓烟中闭住气走向二等舱前方。他在那里发现可以由右边前行，登上通“阁楼”和驾驶室的旋转梯。至少还有三个——或者四个——劫机者在场。

到了廊道上，他知道劫机者只可能剩下三个。空中小姐手上还抓住一把11号英格伦轻机枪在烟雾密布中仰躺在地上，胸部已经被特勤人员的左轮在近距离内打开了花。

他仍然闭住气拿着小刀跨过尸体，不理睬舱内旅客的惊叫声与咳嗽声。在嘈杂声中，头上传来高声的呼叫——“桔色一号……桔色一号”——这是一个特勤人员所发出的，表示攻击正在驾驶舱或是其附近在进行。

在螺旋梯下面，邦德又躲开另一个身体，那是肩部受伤而且昏迷的特勤人员。他登上两级旋梯，看见一个商人弯腰举起轻机枪。

邦德手臂后举，刀光一闪，尖锐的刀锋象支大注射针筒刺入商人后颈。劫机者连喊都喊不出来，血自血管中急冒出来。

邦德弯着腰象只猫一样向上攀登，依着尸体望向飞机的上方区域。

驾驶舱的门已经打开。门里站着一个拿轻机枪的商人，正对驾驶员发号施令，而另一个掩护他的人拿着轻机枪在门口向外看。英格伦机枪每分钟可以发1200发子弹，会造成极大伤害。上面廊道后方离劫机者6英尺左右，一个特勤人员蹲在地上，左轮枪贴在身边。

邦德望向特勤员，两人互相交换信号；这一队人曾经在希尔福附近的22航空特勤营区，一同工作了一星期。他们对手势的学习与沟通已经很娴熟。在短短时间内，他们已明了各自该怎么办。

邦德由狭窄螺旋梯上挤过暴毙的人，他的手伸向背后取刀。他深吸一口气，对特勤员点点头，特勤员立刻向前跳进，一边开枪射击。

把风的劫机人被邦德惊动，把轻机枪挥向旋梯，这时特勤员两颗左轮子弹已经射进他的喉咙。

冲力没有使他上耸或旋转，他只是向前倾倒，还没倒地便已经死去。

他倒下去时，驾驶舱中的劫机者急转回身。邦德挥动手臂，小刀飞射刺入劫机者的胸膛。

机枪掉在地上。邦德和特勤员一起向劫机者冲扑过去，立即摸他身上隐藏的武器和手榴弹。受伤的人张口急喘，手抓向小刀，眼睛滚动，染血的口中发出咽咽的声音。

“好了，”邦德向机长高喊，心中希望这件事真正结束。自从第一颗烟弹爆发到现在刚好90秒钟。

“我去下面查看，”他对跪在伤者身边的特勤员叫道。

到了主舱中，烟已经快散光了，邦德高兴地咧嘴对一个面孔苍白的高级空中小姐笑笑。“让他们镇静下来，”他对她说。“没事了。”他拍拍她的臂膀，然后叫她不要接近二等舱前面通道。

他自人群中走过，坚决命令每个乘客就座。他用件大衣盖着死去空中小姐的尸体。

另外两个特勤员正站在机尾，检查恐怖分子可能遗留的东西或行动。邦德走到机尾后，对自己笑笑。由巴哈林上机的三个魁梧男子和一个女子本来他认为可疑，此刻他们苍白而且颤抖得比别的旅客更厉害。

他又登上螺旋梯，扩音器传出安静的声音，报告说即将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登陆，并且因为“意外的不愉快事件”感到抱歉。

特勤员看见邦德走进“阁楼”时，摇摇头。邦德第二把小刀刺中的劫机者正躺在两张椅子上，上面盖着塑料布。“不行，”他说，“只维持了几分钟。”

邦德问那人神志恢复清醒没有。

“最后，想说话。”

“哦？”

“听不清楚，也许是我不懂。”

邦德要他努力回想。

“嗯……嗯，他似乎想说什么话，很不清楚，象是幽灵什么的。他一边在咳血，最后好象是这么个字。”

邦德一语不发，他坐下去准备着陆。当747怒吼着降落时，他一直沉思劫机者的最后一句话。不，他想，太遥远，在他说来是早已过去的事。“幽灵”。“幽……灵……党”。少了个“党”字。

这么久时间了，还可能吗？

不，他又闭上眼睛想。以往长久血腥的行动又浮上心头。创始人恩斯特·布洛菲，千真万确的已经死了。幽灵党组织也随布洛菲的死飞灰烟灭了。

然而，谁又敢说呢？原组织曾经势力十分广大，遍及全球，他的手指几乎触及每个犯罪集团以及大多数警察局、安全组织、特工组织，他的触角布满所有文明国家。

“幽灵”……幽……灵……党。幽灵党曾是他的死对头，全名是“反间、恐怖、复仇、强夺特别行动党”。幽灵党是英文每字的字头：“SPECTRE”。是否新的幽灵党东山再起？就象在火中燃烧的残肢凤凰，又飞进1980年的天空？

747的引擎停火了。信号叫乘客们下机。

是，詹姆斯·邦德认为那是十分可能的事。

三

沼泽古屋

那是一幢腐旧破败的房子，坐落在沼泽中央唯一的坚实土地上。周围环绕着细细溪流，汇合聚集后消失在蒸汽蒙蒙的绿色沼泽中。

离这里最近的市镇在 6 英里外，很少人居住在这块巨大的水泽边缘。市镇在密西西比下流附近，远离潮湿的河岸和那栋老屋。

很老的人说，那是一个疯狂的英国人在 1820 年建造的，用来作为驯服沼泽的宫殿。但是他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问题是一个女人——也有人说不止一个女人——以及死亡、热病、疾病和暴力。房子里闹鬼。里面有无法解释的声音，邪恶也在保护它：毒蛇、巨蟒，以及别处沼泽所没有的虫豸围绕着它。有人说巨蛇长 30 多英尺，就在屋子周围爬行，据最近它的一家商店老板戴阿康说，“但是它们似乎一点也不去打扰老高。”

老高又聋又哑，孩子们看见他就逃，大人也不喜欢他。但是就象老高和大蛇一样，老高也一点不会去麻烦戴阿康。

哑巴每星期出来一次，先坐沼泽平底船，再走 5 英里路到戴阿康杂货店拿出一张买货清单，他拿了货品，又走 5 英里路放进平底船，在沼泽中消失了。

屋里还有个女人。人们常常看见她，老高到戴阿康店

里买货的清单便是她写的。她一定是巫婆之类的女人，否则不会住在这么个闹鬼的地方。

那里有聚会的时候，人们更特别小心不去接近，有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戴阿康会对他们说。由老高的清单上可以看得出来。聚会那天，因为屋中需要的货品很多，老高必须来回跑两趟。到黄昏时分，大家都避得远远的。那边有许多声音——汽车，多几部沼泽平底船——还有，他们说，屋里灯火通明，有时还有音乐，一年前有一天，年轻的杜南自夸天不怕地不怕，他在上流两英里的地方乘上他自己的平底船，打算偷偷进去拍几张照片。

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杜南了，但是他的平底船却出现了，全成了碎片，象是什么大野兽或是大蛇破坏的。

这个星期又有一次聚会。

除了老高和女人——人们叫她阿蒂，她会答应——和每月的常客，谁也不知道房屋内部坚固得象是用岩石雕造成的。屋外古旧腐败的木板只是里面真正内部的掩饰；里面则是石头、砖头、玻璃、钢铁，更别提有相当多的财富。

这个月有十一个人来，英国伦敦两个，纽约两个，一个德国人，一个瑞典人，两个法国人，一个来自洛杉矶，一个每月都来自埃及开罗的大个子和首领。首领叫做布洛菲，虽然他在外界用的是不同的名字。

他们吃的晚餐十分丰盛可口。喝完酒和咖啡，全体移到屋后方的会议室。

长长的房间布置成柔和的浅绿色，相配的厚厚帷幕掩住巨大的落地窗，它望向沼泽的另一方。人们集会的时间，窗帘已经放下来，壁灯开亮，唯一的布置是四幅画——两

幅杰克逊·波洛克，一幅米罗和一幅克兰。克兰的画是最近一次劫机时偷来的。因为布洛菲非常喜欢它，所以没有出卖把它送到这里来。

发亮的橡木桌占据了中央大部分空间。它排了十一个人的座位，桌上有饮料、笔、纸、吸墨纸和烟灰缸。

布洛菲坐在桌头主位，其他人沿着桌子一一坐下。他们等首领坐下后才就座。

“本日的议程很短，”布洛菲开始说话。“只有三项：预算；最近英国航空公司第12班次的挫败；以及称为‘狩猎’的行动。好，阿哈德先生，先谈预算，请。”

埃及开罗来的绅士站了起来，他高大黝黑有漂亮的外表，柔和的声音，以前曾经逮过不少妇女。“我很高兴宣布，”他说，“即使我们所渴望的英航12次班机事件没有成功，我们在瑞士、伦敦和纽约的存款分别有4亿美元、5千万英镑和9亿美元。根据我们计算，足够支付目前的开支，如果依照目前预算计划的行动——如我们领袖所预测的——能成功的话，我们的存款在一年之内将加倍。正如我们所约定的，利润扣除了我们的投资与费用之外，将平均分配。”他十分潇洒地笑笑，然后悠闲地坐下去。

布洛菲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很好。”带有粗糙的口吻说，“可是12班次飞机是件不可原谅的失败。特别是你这方面作了这么详尽的计划。崔本先生。”布洛菲轻蔑地盯了德国代表一眼。“你知道，崔先生，在其他相同的情况下，幽灵党其他理事会的人付出过最后代价。”

崔本粉红而矮胖，在西德地下社会是鼎鼎有名的大亨，现在脸上没有一点血色。